

加速發展中的東協五國經濟

葉章美

東南亞地區由於地位的優越，資源的富庶，過去二十年來遂成爲強國激烈爭奪資源和角逐權益的場所，以致形成政治上的動盪不安和經濟的停滯落後。自越、棉、寮三邦相繼赤化後，東南亞局勢，曾一度岌岌可危，幸賴東協五國加強合作，安內攘外，終得轉危爲安。值得注意的是近來除了美國、日本和澳洲等國家紛紛加強和東協的外交關係外，中共和蘇聯也覬覦這一地區，從事滲透活動。因爲東協五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地處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擁有溝通兩洋航道的麻六甲海峽的重要戰略地位，又擁有獨特的自然資源；在經濟發展上，優於其他地區的開發中國家，尤其目前正值五國全力推動工業化，迫切需要外來的資金和技術以加速其經濟發展，因而東協地區便成爲許多國家極力爭取的對象。茲將主要國家和東協的經濟關係分述如下：

一 東協與美國的經濟關係

東協國家本身由於經濟條件的參差與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平衡，故其對外來經濟需要的情形也不一致。例如新加坡是一個人口僅二百二十八萬^①，每人每年所得達到二千美元的國家；印尼雖擁有一億三千九百六十萬人口^②，而每人所得僅一百五十美元。其他的東協國家都面臨同樣的經濟問題——土地分配不均、工業落後、農村失業和過份依賴某些特殊出口品等問題。因爲各自條件不同，對美國的關係也就不同。東協五國於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在馬尼拉與美國舉行第一次會議時，曾聯合要求美國降低關稅障礙和擴大投資，并希望和美國建立新的經濟關係，因爲東協所迫切需要的是投資和貿易，而不是援助。^③

最近三十年來，外國在東南亞的投資額，以美國居首，日本居次，只是一九七〇至七六年間，情況有所轉變，美國和日本投資

註①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United Nations, January 1978, p. 4.

註② 同上 p. 2.

註③ J. F. McAllister, "ASEAN-American Ties Enter a New Era,"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17, 1978.

額的差距已逐漸縮小。以新加坡為例，這期間來自美國的投資額雖然增加了三倍，但來自日本的投資額却增達八倍^④，若單就一九七六年的六個月計算，日本對印尼的投資接近五千萬美元，而同時期美國的投資額僅增至一千一百萬美元。至於貿易方面，一九七六年美國對東協國家的出口總額為三十九億美元^⑤，日本則為六十億五千八百萬美元^⑥，而一九七七年，美國對東協的出口，除對泰國略增外，對其他國家都較一九七六年減少。顯然的，日本在此地區從事投資和貿易的努力相當積極。而美國方面究竟今後對於東協的態度如何呢？

美國對於東協的政策似乎僅停留在一般的認可和含混的承諾^⑦。美國主管經濟事務的國務次卿庫柏(Richard Cooper)在馬尼拉會議中曾強調：「美國與東協的經濟關係，是建立在『相互依存的確認』上，美國是東協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國極其仰賴此地區的許多商品，美國市場也對東協各種商品開放。」^⑧，此外庫柏也提出了美國對於東協的一般政策，並重申范錫國務卿於六月間在亞洲學會所提出的指導原則：「……我們正在進行並且將要維持與此地區的關係。我們的承諾不僅僅是駐軍而已——在貿易、在雙方發展機構、在繼續進行的有關世界經濟的管理會談等方面，我們都是夥伴。我們現在所舉行的這項會議本身，即表示我們與東南亞長期友邦之間，有著日益增進而又有收獲的相互依存關係」。在馬尼拉會議中，美國對於東協的具體承諾有四方面：(1)發展方面——美國對東協有關農業、林業、公共衛生、教育和文化方面的發展提供技術援助。(2)貿易方面——在日內瓦多邊貿易談判時，與東協代表們定期討論有關關稅減讓事宜。(3)商品方面——與東協官員定期會商有關共同基金和商品協定。(4)投資和商務關係方面——經常與美國商會以及該商會之亞太理事會(the Asia-Pacific Council of American Chambers of Commerce)會商，鼓勵他們和其他的商業團體與東協國家密切聯繫^⑨。

此外，美國副總統孟岱爾也於今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展開為期十二天的亞太地區之行，行程包括菲律賓、泰國、印尼、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五個國家。孟岱爾此行的目的是：重申美國對亞太地區局勢的關注，保證美國仍將對此地區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安全承擔

註④ Bernard K. Gordon,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78, p. 585, 轉引自 Donald R. Sherk, "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 Japan vs. The U. 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Fall 1974, p. 96 和 Asia Research Bulletin (Singapore), Report No. 3, May 1977, p. 322.

註⑤ "U. S. Proportion of Imports into Many Nations Declines," Commerce America, February 27, 1978, 根據附表所列東協五國進口額的合計。

註⑥ 同註④。

註⑦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78, p. 590.

註⑧ "U. S.-ASEAN Meeting," U.S. Foreign Policy Digest, October 12, 1977, pp. 1-2.

註⑨ "U. S. Seeks Stronger Economic Links With East Asia, Official Says," News Backgrounder, March 3, 1978, p. 2.

責任。但是他強調美國在此地區的護衛角色正在改變中，美國對於需要援助的非共黨國家，不再從事直接的軍事參與，同時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內部事件，將不會出面調停。^⑩

展望未來東協和美國的合作關係，誠如一位美國外交家的分析：「美國對於東協的政策並不是建立在幻想中，而是建立在經濟上和地緣政治上的事實，我們的關係有一種改善的動力。至於東協國家對於美國的政策也有她們的一套邏輯：她們正從過去那種在心理上和軍事上過份依賴美國的事實上，逐漸轉變，這樣對雙方方面都有益處，因為彼此關係的平等，較之雙方地位的參差不齊，更易於推動和管理。」^⑪；卡特總統也曾作如此的表示：「……就東協國家而論，美國出現於東南亞，變成僅是經濟的，而不會成為軍事的或再度成為政治上的一員。」^⑫；馬來西亞外交事務次長卡密爾（Encik Ahmad Kamil）則認為東協和美國之間獲致一種新的關係，將是循序漸進的。

二 東協與日本的經濟關係

日本對外的經濟合作政策，特別強調亞洲地區，因為這個地區不論在歷史上、地理上或經濟上是和日本的關係最為密切的。因此，若將東北亞比喻為日本的一個「軍事安全」的關鍵點，那麼東南亞便可以說是日本「經濟安全」的主要軸心^⑬，日本必然盡全力促進本地區的安全。東京的看法是，對於亞洲安全的協助，美國是軍事的參與，日本則是經濟方面的。日本對東南亞的態度是：尋求政治的穩定以支持其擴張的經濟。^⑭

誠然在經濟方面，日本和東南亞的關係是「相互依賴」的情勢，至今日本仍是東協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在此地區的投資僅次於美國。日本由東南亞進口初級原料（例如石油、木材和印尼的礦產），而由中東進口的石油也須經過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之間的主要海峽；東南亞也為日本製造品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至於東南亞國家不僅視日本為其資本、消費品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其產品的主要市場，此外並依賴日本的援助，資本和技術，以助其激勵本國的儲蓄，促進本國的就業和建立勞工技能之

註⑩ "U. S. Changes Role in Asia, Pacif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2, 1978.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J. L. S. Girling, "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 Powers," Pacific Community, January 1978, p. 201.

註⑬ 同註⑦ pp. 583-584.

註⑭ 同註⑩ p. 206.

發展，甚至企業之管理和技術之移轉^⑮。

過去十年，日本的經濟成長和對外貿易直線上升，就一九六四年而論，和東南亞的雙邊貿易總額約十六億美元，一九七〇年達到三十九億七千美元，到了一九七二年升至五十三億美元，其後繼續增加，造成日本對東南亞貿易的大量盈餘^⑯，單是一九七六年，日本和東協五國的貿易總額便達到一百四十億美元^⑰，同年在日本的雙邊官方發展援助中，東南亞便佔五六%，整個亞洲佔七七%，而其中東協五國便佔了四八%。

不過，以上經濟互賴的情勢，不但在以原料交換製造品方面，甚至在追求相互利益方面，都發生了互不均衡的現象。泰國和菲律賓固然抱怨和日本不利的貿易均衡，東南亞各國也普遍恐懼日本對其經濟的支配。這種怨憤不僅由於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較所有其他亞洲國家大得多，同時也因為東南亞國家視日本為其基本的夥伴，而在日本的立場只不過視東南亞為其重要的却非基本的夥伴。

目前日本已根據福田主義，制訂出克服這些不利情況的辦法。福田鼓勵日本和東協國家「積極合作」和「誠懇的」接觸。日本方面猶記得一九七四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在印尼和泰國所爆發的「田中騷動」(Tanaka Riots)——反日示威運動，因此日本政府今後將盡量避免給予東南亞國家以過份插足(Over-Presence)的感覺，以防重新燃起意外事件。一九七七年八月日本首相福田赴美再次訪問東南亞，「廣結善緣」。此行除了最後在菲律賓曾遭官方聲明指摘日本不能履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商業合約，是經濟的剝削者外，沿途可以說是一帆風順。此舉對日本和東南亞的關係頗為重要，因為，自從田中訪問東南亞鍛羽而歸以後，日本和東南亞之間似有隔閡存在，福田此行足以掃除以往的陰霾，且表示對東協國家的一種正式認可。在其訪問旅程中，福田更分別和各國訂定了各項合作項目。例如福田同意貸予馬來西亞二一〇億日元，幫助馬來西亞推展第三次五年經建計劃，並在多方面進行技術合作^⑱；在印尼福田同意提供低利貸款六五億日元用以購買大米，另一三億日元贈款用以改進印尼的糧食情勢^⑲；在新加坡，李光耀和福田雙方都強調貿易自由化的重要而反對保護主義，新加坡由於經濟已達到已開發的邊際，所以要求協助較少

註⑮ 同上。

註⑯ 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1977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II. China and Japan), p. 133.

註⑰ 同上，p. 583.

註⑱ "Fukuda Pledges ¥ 21 Bil. Loan For Malaysia's Economic Plan," The Japan Times, August 11, 1977.

註⑲ "Fukuda Offers ¥ 6.5 Billion Loan, ¥ 1.3 Billion Grant to Indonesia," The Japan Times, Aug. 14, 1977.

，僅同意由日本援助新加坡設立資金四億美元的石油化學工廠^②；福田到達曼谷，和泰國總理他寧會談，日方同意貸款二七五億日元幫助泰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另贈予九億日元作為發展糧食生產之用^③；至於菲律賓，日本同意貸款二七五億日元（折合約一億美元之數），並贈送一三億日元供增產糧食之用^④。此外，根據一項報告^⑤，福田已準備接受一九七七年七月在東京舉行的東協經濟部長會議所提出的四項要求：(1)日本提供四億美元，以保證東協出口商品的外匯收入，這和歐洲共同市場的「輸出收益之穩定辦法」(“Stabex”Scheme)^⑥一樣；(2)使東協的產品，特別是製造品易於進入日本市場；(3)對自東南亞進口的商品，降低限額和其他形式的限制；(4)提供十億美元支援東協五項工業計劃——這是唯一已為日本確實接受的要求。這項報告又說，美國勸日本政府不要接受其他三項「特殊的安排」。同時，日本經濟學家(Saburo Okita)也指出，日本政府本身也反對對初級商品的進入市場，注入過份人為的因素，因為輸出收益之穩定(Satabex)的貿易協定，只適合於區域性的，而非全球性的貿易。至於美國的立場，在一九七七年九月的馬尼拉會議中，也表明反對「輸出收益之穩定」的建議。^⑦

自福田訪問東南亞至今，在東協和日本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已有若干進展，但在雙邊貿易關係上並沒有顯著的改善。日本計劃在今後五年內將其對外官方的開發援助增加一倍，其中大半給予東協會員國，例如在今年四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中，日本撥出了二十六億美元，較上個會計年度增加一六%；而關於東協的工業計劃方面，東京準備不久派遣一個技術團體，考察在印尼建設的二億七千萬美元之尿素工廠；另外在明年的預算中，日本也將撥出二十五萬美元幫助雅加達文化中心的重建。^⑧

今後日本和東協的經濟關係，可由日本經濟企劃廳廳長(MITI Minister Komoto)所說的話窺知一二：「日本政府所訂定的下一會計年度之實質經濟成長率為七%，將會增加日本的進口以及擴大本國市場。我認為，新經濟政策改善日本和東南亞的貿易關

註② “Fukuda Visits Singapore on Tour of S. E. Asia,” The Japan Times, Aug. 15, 1977.

註③ “Fukuda Promises ¥ 27.5 Billion in Credits for Thai Development,” The Japan Times, Aug. 17, 1977.

註④ “Marcos Asks Fukuda to Increase Japanese Aid for R.P. Projects,” The Japan Times, Aug. 18, 1977.

註⑤ 同註④、轉引自 Harish Chandola, “U.S. Apprehensive of Japan's Role,” Bangkok Post, October, 1977.

註⑥ Stabex 是 Stability of Export of the 縮寫，意指輸出初級產品的收入，開發中國家視為資金最主要的來源，但初級產品的國際市場需要條件和價值極不穩定，所以一貫的要求工業國協助其穩定輸出的收入，包括輸出數量和價格的穩定。所提出的要求是設置平準基金，當初級產品供過於求時，由基金予以收購；反之，則拋售，藉以平衡供需，穩定價格。

註⑦ 同註④ p. 208.

註⑧ “Japan Striving to Implement ASEAN Pla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6, 1978.

係……，假使日本經濟獲致改善，東協的經濟也會進步。」^⑳

三 東協與中共、蘇聯的經濟關係

目前中共和蘇聯之間正熱烈展開其對於東協國家的外交競爭。例如最近李先念訪問東協國家，便曾公開表示支持東協國家尋求中立化，和天然資源的維護，並加強中共和東協的經濟合作，以遏阻蘇聯勢力的擴張。而蘇聯方面也派遣外交部副次長（Mr. Nikolai Firyubin）訪問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但馬來西亞總理胡先翁爲了提防共黨擴張勢力的野心，對於蘇聯所提供的一系列經濟援助計劃並不熱心。^㉑

中共對於亞洲各國的外交陰謀，不外乎廣泛爭取建交和從事『反霸』活動，在東南亞國協五國中，除了印尼和新加坡外，其他國家都已和中共關係正常化。現在中共不僅希望和印尼復交，和新加坡建交，同時也準備和東協五國在經濟、商業和文化範圍內加強聯繫^㉒。在貿易方面，中共對東南亞的輸出大部分是輕工業品和食品，而東南亞輸往中共的主要是原料，雙方貿易不均衡的現象非常嚴重。就一九七二年而言，中共對東南亞的出口總額爲三億三千萬美元，而其進口額僅九千萬美元^㉓。在此地區中共並沒有從事投資，至於援助方面，除了中南半島之外也屬少數，主要是早期對於印尼和緬甸的援助。

東南亞近年整個政治結構的改變，顯然對蘇聯提供了擴大經濟和政治接觸的新機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中，蘇聯始終對東南亞地區沒有興趣，故其與東南亞各國在政治上及經濟發展上的關係，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主要因爲當時蘇聯欠缺可發展之能力以增進其在東南亞地區更活躍的外交。^㉔

不過這種情形，隨着蘇聯軍事實力的增強和中南半島的陷共，起了巨大的變化。目前蘇聯一方面在東南亞和中共從事競爭，一方面看準了東協國家需要技術及資金援助的共同點，企圖乘虛而入，加強其與東協的關係。去年年初蘇聯曾拉攏馬來西亞簽訂了天然膠和人造膠的技術協定，並提供工業計劃的援助；在印尼，蘇聯多次要求實施一九七五年和七六年達成的「援建」水電站和鐵鑄土企業計劃，並且堅持「援助」企業的設備必須全部由蘇聯供應；莫斯科人民銀行在新加坡分行的活動，也反映了蘇聯在東協地區

註⑳ Derek Davies, Focus: ASEAN & Japan '78,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0, 1978, p. 33

註㉑ "Active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6, 1978.

註㉒ "Friendship Is Key Wor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8, 1978.

註㉓ 同註⑨ p. 134.

註㉔ Roger E. Kanet, "The Soviet Union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s for A Soviet Role," Asian Perspective, Fall 1977, Vol. 1, No. 2, p. 118.

金融擴張的動向；蘇聯對東協的貿易也有所擴張。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是，蘇聯正在把用西方技術和設備生產出來的產品推到東協市場和西方競爭。^⑳

然而，蘇聯的經濟擴張不論是援助或合作的甜言蜜語，普遍受到東協的抵制。印尼堅決拒絕了蘇援鐵鑛土企業必須全部採用蘇聯裝備的要求，馬來西亞總理胡先翁更指出，蘇聯對成立東南亞中立區持反對態度，是因為蘇聯想在這個地區推行她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但東協將繼續推行中立區計劃，繼續推行不結盟政策。^㉑

四 東協內部的經濟發展

一九七六年三月東協經濟和貿易部長們假吉隆坡舉行會議，進一步研討二月底五國高峯會議所決議和提議的經濟計劃執行措施，他們經過研究後，發表了一項聯合公報，確認會員國的四項工業計劃，且保證實施互惠關稅，那就是：分配印尼和馬來西亞製造尿素；菲律賓製造高磷酸鹽；新加坡製造柴油引擎和泰國製造蘇打灰。這四項工業計劃的選定乃是由於它們不屬於資本密集型，能在三年內完成。

兩年後的今天，除了印尼的尿素工廠將在預見的未來實現外，其餘計劃的可行性尚須多方測試，尤其是生產成本及市場的顧慮。五國所以進展緩慢，主要還是在於顧及本身利益及保護本國工業。

印尼尿素計劃可行性的研究早在去年完成，並獲得去年九月於泰國巴塔雅（Pattaya）舉行的東協部長會議的認可。根據一項估計，印尼在一九八二年前將可生產二百七十萬噸的肥料，而東協國家於一九八二年時，預期尿肥需要量將相當於印尼的生產量，其中印尼本身需要一百八十六萬噸，菲律賓四十萬七千噸，馬來西亞一十四萬六千噸，泰國一十五萬七千噸，新加坡一十七萬噸。縱使馬來西亞不設廠，東協於一九八二年前尿肥將供過於求，吉隆坡方面已關心此計劃是否可行。^㉒

最難證明其可行性的計劃是擬議於新加坡設立的柴油引擎廠計劃，雖然會後新加坡即盼望實行此項計劃，但由於其他國家保護主義的阻礙，使事實與期盼背向而馳。

在巴塔雅的經濟部長會議中，印尼首先拒絕於優惠條款下進口新加坡的柴油引擎，並準備將自行生產柴油引擎的馬力，特別是

註⑳ 徐湧：「蘇聯在東盟經濟擴張的新動向」，香港經濟導報，總一五六〇期，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第十七至十八頁。

註㉑ 同註⑳和註㉒。

註㉒ Rodney Tasker, "A Salvage Job for ASEA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7, 1978, p. 44.

將自產汽車、卡車的引擎，提高到二百匹馬力；菲律賓也希望新加坡的計劃不致危害其本身生產柴油引擎的急切計劃。於是會議中達成一項妥協，新加坡只有對二百馬力以上的引擎得以優惠條件進入其他四國的市場，縱使如此，印尼仍保有拒絕進口時關稅減讓之權利。

新加坡本身柴油引擎的市場很小，只有印尼和菲律賓可能進口大的柴油引擎，應用於動力生產、海洋工業和重載卡車上。此外菲律賓也需要大的柴油機用在製糖工業方面。鑒於以上的困難，新加坡已開始作可能性的研究，預料在其放棄此計劃前，將會作儘可能的努力。

至於菲律賓的情況也不佳，在她的高磷酸鹽工廠計劃中，打算利用硫酸，但因為高磷酸鹽的主要原料硫酸鹽在世界市場上的價位很高，自然成品價格比原料更高，將難以吸引東協其他國的進口。雖然菲律賓工業部長巴德諾（Paterno）公開強調菲律賓仍將完成此計劃，可是一般認為，馬尼拉方面可能寧願改變為另一方面的生產，如生產新聞用紙，日本專家已在菲律賓作高磷酸鹽計劃的研究，其結果將會影響菲律賓是否再向前完成此計劃。

另外關於由亞洲開發銀行提供美金三十五萬元技術協助貸款的泰國蘇打灰計劃，其可行性的研究，預期可在六月前完成，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工作均已告一段落，但是對於計劃中的產品成本仍在審慎計議，假使成本高過現在世界價格每噸一百至一百二十美元，則可能對此計劃從長計議。

蘇打灰是可以高度開拓市場的產品，單是東協的需要量估計在一九八〇年時就達三十萬噸，一九八五年時為四十五萬噸，而泰國將是東協中唯一的製造者，蘇打灰可用作玻璃、紙漿、人造纖維、清潔劑的原料。對於這個計劃泰國有它的優點，那就是所需的主要原料——岩鹽和石灰石國內存量很多。

以上五項工業計劃如果想要獲致豐碩的成果，正如馬可仕所暗示的，一個新的政治意願是必要的。

五 東協未來經濟發展展望

東協五國經濟發展最優異的一年是一九七三年，在那年各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NP）成長率是：新加坡一一·五%，菲律賓九·六%，泰國一〇·三%，印尼九·二%和泰國一二·三%。之後在世界經濟蕭條期間，各國也能達到三·五%的成長率，到了一九七七年各國成長率再度升高至七%，尤其新加坡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自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三年間平均為一二·八%，許多專家認為今後很難再創造如此高的成長率^{註③}，主要是受世界經濟復甦遲滯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影響。此外今後國際貨幣基金會

註③ ASEAN 1987: "Tracing the Growth Graph," Asiaweek, January 20, 1978, p. 29.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如判認新加坡為先進國時，則其從這些國際機構獲得的援助、借款、最惠國待遇等，將大受限制。

東協五國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在一九七五年時分別是：馬來西亞七二〇美元、菲律賓三七〇美元、泰國三五〇美元、新加坡二、五一〇美元^⑤、印尼為一六九美元^⑥；假設今後十年東協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平均年成長率維持在八%，而人口增加率為二%，則到了一九八七年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可能達到的程度是這樣的：印尼三五〇美元，相當於一九七五年時泰國和菲律賓的水平；泰國和菲律賓則達到六九〇美元，相當於一九七七年馬來西亞的水平；而馬來西亞將達到一、四六〇美元（按一九七七年固定價格），這個水平即將使馬來西亞步入已開發國家之境。至於新加坡，則為五、三九〇美元，也就是目前被視為已開發國家的標準。^⑦

東協各國一九七七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是東南亞各國農產品價格穩定，及美國和其他工業國家進口的恢復。據預測，東協五國一九七八年除非出現一些不可預見的因素，否則仍將可達六、七%的中度經濟成長。

六 結論

東協國家之間和其對外經濟關係正邁入一個新紀元。在經濟發展上，各國正進行密切的合作，在未來的發展中，每一個會員國都將會分享到一部分收穫，東南亞將會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

但是不可忽略的事實是，東南亞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是政治的穩定，包括內部的和區域性的兩方面。主要工業國家和共黨國家在東南亞的政策都不一致，就日本而言，日本的經濟成長雖是依賴世界經濟情況的改善，而東南亞却對其關係尤為重大，因此日本的政策是藉着支持東協的經濟發展，以穩定其本身在東南亞的地位，並且斡旋於東協和中南半島之間，以減少區域戰爭的可能性，但是沒有美國軍事力量的支持，日本不得不全部仰賴經濟手段以確保東協的政治穩定。至於共黨勢力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活動，短時間內難以消除，只有東南亞人民認清中共、蘇聯的真面目，不墜入與共產集團的圈套，才能在政治、經濟方面獲得自由世界民主國家的支持和協助，而達到發展的最高目的。

註⑤ John A. Holsen, "Growth Prospects for the Non-Oil Middle-Income Countries, 1977-85," Finance & Development, June 1977, p. 28.

註⑥ David Morawetz, "Twenty-Five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1977, p. 12. 按一九七四年美元價格計算。

註⑦ 同註⑥。